

<<才女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才女书>>

13位ISBN编号：9787811203691

10位ISBN编号：7811203693

出版时间：2011-7

出版时间：汕头大学

作者：桂苓//刘琅//王冰

页数：587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才女书>>

前言

从上个世纪初期开始的散文创作历程，在整部辉煌的中国散文史上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它于自己的内涵和形式方面，都艰苦卓绝地展开过一场重大的革新。当告别了始终运用文言写作的那一段漫长的历史之后，白话散文获得了健康和全面的发展，出现了一批又一批卓越的作品。这样的书写方法肯定可以使得极大多数的读者，更容易明白和畅快地接受文化的熏陶。尤为重要的是它所追求的人性解放与民主自由的精神，始终在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向前迈进的步伐。

整部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是在曲折多变和艰苦搏斗中间前进的。它交织着多少成绩

<<才女书>>

内容概要

整部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是在曲折多变和艰苦搏斗中间前进的。它交织着多少成绩和灾难，凝结着几何欢乐与痛楚。不少女性作家已经发表和出版的写得比较成功的散文作品，就都鲜明和生动地描绘出了这个时代中间的许多人生踪迹、社会场景和城乡风光，以及出自她们灵魂深处的思索、追求和种种激荡的波澜。阅读一些这样的篇章，肯定能够增加见识，开阔视野，和更为细腻地理解中国女性知识精英的种种心理动因，从而很有益于升华自己思想与精神的境界。

<<才女书>>

书籍目录

再游北戴河 陈衡哲
 行年四十 袁昌英
 情书 致杨骚 白薇青春 苏雪林
 琅琊山游记 方令孺
 秋风秋雨愁煞人 庐隐
 笑 冰心
 记我所知道的槟城 凌叔华
 墓畔哀歌 石评梅
 窗子以外 林徽音
 三八节有感 丁玲
 爱晚亭 谢冰莹
 献给我的爱母 陈学昭
 仲夏夜之梦 关露
 干校六记之凿井记劳 杨绛
 龙烟的三月 草明
 白鹭洲钓鱼 赵清阁
 街 陈敬容
 谈男人 苏青
 记周杨 韦君宜
 泪珠与珍珠 琦君
 念远方的沉樱 林海音
 杏黄月 张秀亚
 顾此失彼的现代女性 罗兰
 天才梦 张爱玲
 我的大学生活 梅娘
 黄山小记 菡子
 紫藤萝瀑布 宗璞
 水仙?我俩?他俩 黄宗英
 游子吟 聂华苓
 透过历史的烟尘——纪念一位已逝的北大女性 乐黛云
 京都的庭园 林文月
 过不去的夏天 张洁
 穷人 富人 肖风
 结缘雪窦寺 戴厚英
 玉想 张晓风
 沧海大文章 叶文玲
 煎饼花儿 马瑞芳
 不死鸟 三毛
 看到你,知道什么是美丽 陈祖芬
 生命的滋味 席慕蓉
 小屋 李佩芝
 我的丈夫走在那片青山绿水间 梅洁
 寄至何方 黄一鸾
 总是难 苏叶
 牡丹的拒绝 张抗抗

<<才女书>>

你好，小鸟 陆星儿
 羞女山 叶梦
 我跳舞，因为我悲伤 冯秋子
 母亲这样的女人 周佩红
 大美者无言 舒婷 彼黍离离 龙应台
 素面朝天 毕淑敏
 变的历程 残雪
 大唐的太阳，你沉沦了吗？王英琦
 Allman Brothers(人皆兄弟) 张辛欣
 渴望苦难 马丽华
 落日时分 艾晓明
 浪漫的鬼魂 蒋子丹
 寻找上海 王安忆
 永远的五月 徐晓
 女孩子的花 唐敏
 从这里到永恒 赵玫
 源于内心 斯妤
 欢喜佛境界 韩小蕙
 羊的社会及宿命 筱敏
 巫峡的背后 王小妮
 酒吧，就是让我想来 张立勤
 飘零叶送往来风 翟永明
 遐想在这里诞生 韩春旭
 绝唱 素素
 绿腰 李碧华
 花忆前身 朱天文
 地狱花 于君
 河之女 铁凝
 写作是一种愉快 池莉
 四叶草 喻丽清
 世纪末的华丽 朱天心
 静静的绞刑架 陈丹燕
 步行者的城市观 林白
 我是你的母亲 李蔚红
 粗糙 马莉
 薰衣草的启示 徐小斌
 四月裂泊 简媜
 清平吾歌 黄碧云
 我究竟在这艘人世之船上浮想什么 陈染
 我听见美在呼救 ——《孔雀的叫喊》写作笔记 虹影
 2000：在云南境内行走 海男
 此岸，彼岸 张燕玲
 伤怀之美 迟子建
 箫 楚楚
 转身 格致
 从语言到躯体 徐坤
 信仰坐在我们中间多久了 何向阳

<<才女书>>

致命的江南 潘向黎
做一个济南知识分子的美丽与哀愁 韩青
谁比谁活得更长 杜丽
浆果处处 洁尘
动物园 周晓枫
好色 桂苓

章节摘录

再游北戴河 陈衡哲 提到北戴河，我们一定要联想到两件事，其一是洋化，其二是时髦。我不幸是一个出过大洋也不曾洗掉泥土气的人，又不幸是一个最笨于趋时，最不会摩登的人。故我的到北戴河去—不仅是去，而且是去时心跃跃，回时心恋恋的—当然另有一个道理。

千般运动，万般武艺，于我是都无缘的，虽然这是我生平的一件愧事。想起来，我幼小时也学过骑马，少年时也学过溜冰，打过网球，骑过自行车，但它们于我似乎都没有缘。

一件一件的碰到我，又一件一件的悄悄走开去，在我的意志上从不曾留下一点点的痕迹，在我的情感上也不曾留下一点点的依恋和惆怅。

却不料在这样一个没出息的人身上，游泳的神反而找到了一个钟爱的门徒。

当我跃身入水的时候，真如渴者得饮，有说不出的愉快。

游泳之后，再把身子四平八稳的放在水面，全身的肌肉便会松弛起来，而脑筋也就立刻得到了比睡眠更为安逸的休息。

但闻呼呼的波浪声在耳畔来去，但觉身如羽毛，随波上下，心神飘逸，四大皆空。

除去游水之外，北戴河于我还有一个大引诱，那便是那无边无际的海。

当你坐着洋车，自车站出发之后，不久便可以看见远远的一片弧形浮光，你的心便会不自主的狂跃起来，而你的窒塞的心绪，也立刻会感到一种疏散的清涼。

此次我同叔永在那里共住了六天。

最初的四天，是白天晴日当空，天无片云，人夜乌云层层，不见月光，但我们每晚仍到沙滩上去看雪浪拍岸，听海潮狂啸。

虽然重云蔽月，但在微明半暗之中，也可以分外感到一种自然的伟大。

有一天，夕阳方下，余光未灭，沙上海边，} 戛无一人。

远望去，天水相接，一样的无边无垠。

忽见东方远远的飞来了三只孤鸟，它们飞得那样的从容，那样的整齐。

飞过我们的坐处，再向西去，便渐飞渐小，成为两三个黑点。

黑点又渐渐的变淡，淡到与天际浮烟一样，才不见了。

那时不知道怎的，我心中忽然起了一阵深刻的寂寞与悲哀。

三只孤鸟，不知从何处来，也不知到何处去，在海天茫茫，暮色凄凉之时，与我们这两个孤客，偶然有此一遇，便又从此天涯。

山石海潮，千古如此，而此小小的一个遇会，却是万劫不能复有的了。

朝日出来的地方，在东山的背后，故我们虽可以看见朝霞，但不能见到朝阳。

待朝阳出现时，已是金光满天，人影数丈了。

落日也在西山背后。

只有满天红霞，暗示我们山后的情景而已。

唯有月出是在海面可见的。

我们天天到海边去等待，天天有乌云阻障。

到了第五晚，我们等到了七点半钟，还不见有丝毫影响。

那时沙滩上一个人也不见了，天也渐渐黑了下來，环境是那样的静，那样的带有神秘性。

忽然听见叔永一声惊叫，把我的灵魂从梦游中惊了回来。

你道怎的？

原来在东方水天相接处，忽然显出一条红光了。

那光渐渐的肥大，成为一个大红火球，徘徊摇荡在水天相连处。

不到一刻钟，便见沧波万里，银光如泻，一丸冷月，傲视天空。

我们五天来忠诚的守候，今天算是得到了酬 拓报。

于是我们便赶快回到旅馆，吃了晚饭，雇了人力车，到联峰山去，在莲花石公园的莲花石上，松林之下，卧看天上海面的光辉。

<<才女书>>

那晚的云是特别的可爱，疏散的是那样的潇洒轻盈，浓厚的是那样的整齐，那样的有层次，它们使得那圆月时时变换形态与光辉，使得它分外可爱。

不过若从水面上看，却又愿天空净碧，方能见到万里银波的伟大与清丽。

最后一天，我们到东山的一位朋友家去，玩了大半天。

我又学到了一个新的游泳法。

晚上又同主人夫妇儿女到鸽子窝去吃野餐，直待沧波托出了一丸红月，人影渐显之后，主客方快快的戴月归去。

我们也只得快快的与主人夫妇道别，乘着人力车，向车站进发。

一路尚见波光云影，闪烁在树林之中，送我们归去。

陈衡哲（1890-1976），生于江苏武进，原名燕，笔名沙菲。

1920年应北大校长蔡元培之邀回国，先后在北大、川在、东南大学任教授。

著有《西洋史》、《文艺复兴小史》、《西风》、《衡哲散文集》等。

行年四十 袁昌英 四十大约是人生过程中最大的一个关键；这个关键的重要性及其特殊刺激性，大概是古今中外的人士同样特别感觉着的。

我国古语有，“行年四十而后方知不足”，“四十而不惑”，“四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矣！”等说法。

《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在自序里也把四十的重要写得轰轰烈烈，亦可说是痛哭流涕，中有“四十不成名不必再求名”，“四十不娶不必再娶”等句。

就今人而论，胡适之先生过四十那年，写了一篇洋洋数万言的大文，纪念他所经过的一切。

最近钱乙黎先生也出版一本珠玉夺目的小诗集，既不命名，也不署名，只是赠送亲友，纪念他的四生日。

西洋人也把四十看做人生吃紧的关头。

英国名剧家卞尼罗专从心理及生理上着眼，描写四十岁左右男女恋爱的难关。

他的《中海峡》是一部相当成功而在当时极受欢迎的剧本。

所谓人生如旅客，短短七八十年的寿命如同跨过英伦海峡的旅程一般，到了四十岁的时候，正如渡到海峡的中间，旅途虽然已是走道了一半，可是险恶的大风浪，却正当头！

当今社会上活动的人物，多半是在这个困苦艰难，坚忍奋斗的抗战中默然渡过了这四十岁的重要关头，其中当然是有许多可歌可泣，也许是可笑可骂的事故发生了。

在太平时，那些故事也许掀起偌大的风波，使社会人士在讨论的当中，得着某事其所以转变的原委，可是在这大家头上罩着了更重要的难题的现在，大家耳闻目击了这些事，只不过骂一顿或是笑一顿，或是热诚的太息几声，或是冷凄凄的浇上一二句冰冻批语便罢！

若是这些事不幸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在平时如此，在战时也是如此，多半是讳莫如深，严严实密的将这一切藏在自己灵魂的秘阁里，半个字也不让它透露出去，遇着胆大一点的人，认为自己良心上无愧，就将自己的经验练成玉句金声，披上诗词的艳装丽服，执住诗神的微妙表情，打发在人间，作为一生的永久纪念。

当然人生如旅客，每一个旅行人有每个的特殊作风。

有的只是走马看花，如美国的游历家在欧洲拜访名胜一样，一群群坐着大卡车，到了那个地点，就算尽了访古的义务，做到了那回首当年，凭吊往古的风雅活动；有的也许感到了诗人所吟咏的一切，只是紧紧的锁在心里，不肯让人家知道罢了；有的却要在那名胜可以下笔或下刀的地方留下几句歪诗，以为可以伴着名胜享受不朽；有的则必要将自己特别敏锐的性灵在名胜面前所感触的反响与活动，写成游记或动情的诗词，留作人类美味的精神食粮。

不待言，这每个旅客所独特的作风，在这同是旅途人的自由世界里，应当是绝对自由的。

可是我们对于那一部分能为人类出产美味精神粮食的特殊旅伴，不由的不发生感激而表示敬意，因为他们替我们解除旅途的枯寂，又使我们见到而体会到这旅途中我们自己不易见到而体会到的一切；并且他们肯把自己最亲切的感情与思想说给同伴听，这首先就是够朋友的行动了。

那末，谁又能拒绝做他们的朋友咧！

我们由旅伴的叙说，数千年以来经过这旅程者的记载，以及耳闻目见或自己经历过的种种，知道

<<才女书>>

四十岁是人生旅程中最大的一个关键，在心理上生理上都有一种特殊的转变，因此影响到一人整个的态度，行动及其毕生的事业。

某女士是学政治出身，对于一生事业的抱负及其人格的修养确实是非凡的。

她尝对我说：“兰，你是学文学的，你们这班长咏高歌的半诗人，认为罗曼斯是人生中最重要且最不可缺少的经验。

我的看法完全两样。

我觉得一个人生在这大千宇宙里面，应该如同培养一株特种的名花嘉木一样，昼夜不息的小心谨慎着，一点不苟且的看护着，不让害虫来侵蚀它，狂风暴雨摧残它，使它得着充分的阳光雨露以及地气的精华，等到时候临头，它能尽其所有的本能与个性，开出绝世的鲜花，结出惊人的硕果。

像你们这种一天到晚忙着闹罗曼斯，实在是犯着摧残本性的嫌疑，我是极端反对的。

”我虽是学文学，却没有一天到晚忙着闹罗曼斯，听了这话，心里不免有些不好受，可是我很明白她的话是指一般文人说的，并没有把我包括在内——真正的好朋友是能这样体会彼此的意思的。

况且以她那种生性非常活泼伶俐而模样儿又是长得相当漂亮的人物，对于人生竟真是言行合一的严肃自持，我对之委实只有欣服敬爱的感情，绝对谈不到言语的计较。

她在二十余岁的时候，秉承父母之命，与某君正正经经结了婚。

嗣后除了生儿育女经理家务以外，她还继续不断的忙着读书著述，以及其它直接或间接的政治生活。

朋友之中常常叹服说：“她真是个标准的新式女子”！

十年如一日，她对于人生严肃的态度一点没有改变。

可是不久以后，不知在那一个政治的舞台上，她遇见了一个美貌男子，起先二人也不过是泛泛之交而已，我们说：某人长得漂亮！

她也说：实在是美。

我们说：只可惜他的行为太浪漫，自重的女子不敢相信他。

她也跟着叹息而已。

前些时，我在某大都市路过，与她盘桓了数日数夜。

第一件事她使我惊讶不置的是她对于服装的讲究，容颜的修饰，比以前更来得注意。

从前的她衣饰，和她整个的人一样，只是严肃整洁而已。

近来她的一切都添上了妩媚的色彩！

她的住室和从前一样舒适，可是镜台上总是供着一瓶异香异色的花，书案上总是摆着一盘清水养着的落英。

她同人说话的时候，两只眼睛不息地盯住瓶里的花和盘里的落英，伤佛像整个的神思都由这花与落英捧向另外一个什么地方去了。

头一天，我只觉得奇异。

这位阔别并不多时的朋友，怎么变得这般两样。

我起先疑心她家庭里发生了什么龃龉，可是细心现察之后，只见她的丈夫及儿女对她还是和从前一样体贴，一样温存，即她自己的行动，除了这种失神及心不在焉的神气以外，与从前也没有什么分别。

原来是极幸福的家庭，现在仍然是和气一团的生活着。

那末，这失神的症结到底是什么呢？

第三天，她的丈夫因事出远门了。

在那夜深人静的午夜，小孩子当然正在做着甘香的好梦，我和她却仍然围着火盆细谈。

镜台上的夜兰送来了一阵阵的清香，转眼一看书案上的落英——这时是几朵鹅黄色的蔷薇 映在绿辉的电光下，现得异样的诡秘！

她的神思仍然是在这两种花里面彷徨着，泳荡着。

迷离着。

我若不是神志素来健全的人，一定要疑心她是已被花精迷惑着了。

最后我忍无可忍的试探一句：“钰，你怎么和从前简直有点两样了呢？”

”她精神一振，即刻回答我道：“我！

两样了？

<<才女书>>

”那就真有点怪，我这种人还会变到那里去吗？” 我逼上去说：“钰，你有心事，只是不肯告诉我罢了！”

” “你这家伙真是鬼，怎么看出了我有心事！
老实告诉你，心事我是没有的，只是我的思想和以前有点出入而已。”

” “在那方面呢？
难道是同自由民主主义向左转，走到共产主义那方面去了，或是向右转，走到独裁主义的旗帜下呢？”
” “我的政治思想仍旧没有多大的转变，还是守着我的老营：自由民主主义。
就是我的人生哲学完全两样的了。”

我觉得我的一生，直至现在为止，可说是整个的枉费了……” 在那夜阑人静屋暖花香的氛围里，她的话头正如开放了的都江堰，简直是波涛汹涌，只向外奔。蕴藉在她性灵深处的种种怨艾，种种愤怒和种种不平，如万马脱羁般，只向我驰骋。不是我的神经十分结实的话，简直要被这些马蹄踏得发昏！

可是她毕竟是个有修养能自持的读书人，话虽长，却无一句伤及他人，也无一句涉及她那中心的疙瘩。但从那些施了脂粉，穿了时装的零散句子里面，我窥见了她那失神的症结。

“恋爱应当是神圣的……一个人的感情应该是绝对自由的，……人在天地间，自己的生命应该全由自己处置……可是如卢梭所说的，人生出来本是自由的，然而到处受到羁绊”，这样的语句，连篇累牍的夹在她的谈话里面！

同时她的两只眼睛不时注射在夜兰与蔷薇上面，仿佛要是可能的话，要是她有自由处置其自己的性的话，她的生命，她的灵魂，和她的一切都可以醉倒，晕倒，死倒在这花的怀抱里！

在此情形之下，我不由得试探一句：“你现在怎么这样爱花？
这些花是你们园里出的吗？”

” “这些花是个朋友送的！”

爱花！

我现在简直是如醉如狂的爱花！

花就是我的灵魂，我的灵魂就湮没在花里。

我这朋友知道我爱花……无论谁送的花，我都一样的爱！

” “我心里早已猜着了那献花的人，可是我不敢，也不必道破。”

连忙又转变话头问道：“钰，你近来真是变得可以的了！”

记得你从前怎么骂我们文人爱闹罗曼斯吗？

你现在的论调，谁说不比什么都来得更罗曼蒂克！

” “回想从前的一切，我简直懊悔极了！”

我的家庭教育，以及旧道德观念白白地葬送了我大半世的黄金生命！

想起来，那种无意识的，循规蹈矩的生活简直不知如何过下去的！”

” “她不说，我也不敢说，我只直觉地看得很清楚：我的好友是在一种新的，如醉如狂的恋爱中挣扎她的新生命！”

我为她愉快，亦为她惶恐。

愉快的是她终于尝到了恋爱的滋味，了解人生方面的意义；惶恐的是为恐她将堕入人生悲观的深渊，受到人类恶意的奚落。

最后惶恐战胜了愉快的心情，我有意提醒她一句，使她有所解脱有所觉悟：“钰，你今年是不是刚刚四十？”

” “还差几个月。”

” “你要留神，这是你生命中最重要关头。”

你的种种思想上转变，都有它的生理上与心理上的根据。”

” “这又奇了！”

我的思想与我的年龄有什么关系？”

” “关系大得很，再过两年，你就明白了。”

<<才女书>>

我介绍你几本书去看看吧。

你们研究政治的人，太不注意人生的大道理了！

” “好吧！

你明儿把书名写给我，我真不相信你的书能解决我的思想的转变！

” “不特解决你的思想，而且要指示你的行为咧！

” 我们那夜的谈话就停于此。

第二天我就离开了。

一别数月，不久以前，她给我来了一封十分恳切而冗长的信，叙述她这几年来感情上，思想上，生理上和心理上的种种变化。

她最后对于我的启示及读物的介绍，表示特别感激，是的，她了解了恋爱的滋味，踏入那神秘的境界，可是因为我的暗示，她没有走入恋爱的歧途，演出那连带的悲剧。

经过那番剧烈的转变之后，她又恢复了以前那种严肃的健全的生活了。

她的信是不许公开的。

可是过了四十的人一定是能体会其中的意味；未过四十的人，姑且等着时间来告诉你就是了。

总之，四十是人生最大的一个关键，在生理上说起来，一个人由出生至四十是如东升的红日，一步步向着午天腾达的，只有越来越发扬，越来越光大，越来越辉煌的，可是过了四十，就如渐向西沉的黄金色的日轮一样，光芒也许特别的锐利，颜色也许异样的灿烂，热力也许特别的炽烈，然而总不免朝着衰败消落的悲哀里进行。

四十是生命向上的最后挣扎；尤其是女子，那天生的大生命力要在她的身上逞其最大的压迫，无上的威力，来执行它那创造新生命的使命。

所以在四十岁左右的男女，如果婚姻不是特别理想的话，一定受不起那生命力的压迫与威力，而要生种种喜新厌旧的变态行为。

如果在四十左右尚未结婚的男女，对于嫁娶的要求，一定是非常厉害的。

当然，因为环境殊异的关系，例外总是有的。

在四十以前，生命力似乎觉得有的是时间，用不着忙，用不着急，尤其用不着充分使用它的威权。

四十一来，它就有点着慌，如果不奋勇直前的来发挥它的力量，用尽它最后的威力，恐怕要受上帝责罚，定它有亏职守的大罪。

因为生理上的关系，心理上也发生了绝大的影响。

四十以下的人的心情是如“一江春水向东流”，有的是力量，有的是生机，有的是雪山上直奔上来的源泉，无穷无尽的供给他这力量，这生机。

四十以前的生活是一种不受意识支配的向外发展，至少也可说是一种潜意识的动态。

有的事，他或她这么做，并不是经过了意识的衡量而才发生的行动，而只是像儿童玩耍一样，身上的生气太旺盛，消耗在正常生活以内而尚有剩余的力量太多了，不得不如此发泄罢了。

过了四十岁的人，回想当年种种乱费精力，白费时间的行动，总不免三致太息，就是这个缘故。

梁任公的“昨日之我非今日之我”，恐怕多少也有这个道理在里面。

可是四十以上的人，经过生命力最后大挣扎的战争，而得到平衡以后，他的心境就如“一泓秋水”，明静澄澈，一波不兴，幽闲自在的接受天地宇宙间一切事物，而加以淡化的反映，天光云影也好，绿杨飞鸟也好，水榭明山也好，它都给泛上一番清雅的色调，呈现在他清流里。

这也许是一种近乎诗人式的心境。

可是就大体言之，恐怕只是程度的差异，而不是类别的不同，因而形成雅俗之分罢了。

因为心境的平衡，他的判断力就来得比以前特别清晰。

一生有意识的生活才真正开始。

在以前，他的一大部分生活力都被那创造新生命的意识霸占了去，做它的工作，所以他的行动大半不能自主。

现在那生命力的威风渐渐退减了，他的性灵的力量可以出头了，可以充分的发挥了。

所以四十岁以上的人，事业心特别浓厚；立德立功立言三种大人物都要在这时候特逞身手，做出他或她性灵中所要求的轰轰烈烈的事业。

<<才女书>>

人与万物之所以不同，恐怕就在这要求不朽上面。

说得露骨一点，在四十以前，人与一般生物的悬殊是比较有限的，他的生活大半是被那个创造新生命的盲目意识支配着，实在可以说在“替天行道”！

在四十以后，性灵的威力，人格的表现才开始占着上风。

在他或她已经执行了替天道的使命以后，这才猛抬头发见一向被冷落了“自我”，从黑角里奔出来，质问道：“我呢？”

现在总应该给我一点机会吧！

来！

让我来干一下子。

时间不早了，努力前进，让我来把这‘张三’两个字，或‘李四娘’三个字，在事业上，功德上，或著述上，留下永远的名声，在天地间永久存在着，在人心里享受无穷的爱戴！

” 这种四十的大转变，当然以体气性格与环境的种种不同，在个人感觉方面，自有其轻重浓淡深浅的分别：有的人只是恍恍惚惚地感觉一点；有的则在心理与生理上都感觉着狂风暴雨般的大变动；当然一半也还凭本人自身分析力的敏锐或迟钝为转移。

但是有刚才四十岁的人，就自称衰老，遽尔颓丧，那就未免太过自暴自弃了，因为他的一生事业，这时才真正开始咧！

袁昌英（1894-1973），湖南醴陵人。

1916年留学英国，爱丁堡大学攻读英国文学，获文学硕士学位。

回国后执教于北平女子高等师范学院、武汉大学等，出版有《法兰西文学》、《孔雀东南飞及其他独幕剧》、《山居散墨》、《饮马长城窟》、《春雷之夜》、《行年四十》等。

编辑推荐

我相信不化妆的微笑更纯洁而美好，我相信不化妆的目光更坦率真诚，我相信不化妆的女人更有勇气直面人生。

不拥有美丽的女人，并非也不拥有自信。

美丽是一种天赋，自信却像树苗一样，可以播种可以培植可以蔚然成林可以直到地老天荒。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